茶香室經說

茶香室經說卷六

德清俞樾

周禮下

弓矢舞

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鄭注曰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賈疏卽引大射儀搢三挾一當階揖當物揖之類以證之愚謂此不足以爲舞且以射灋治射儀自是射人之事非大司樂所當詔也樂師職亦云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若是揖讓進退之儀不當由樂師帥之也考舞之爲類不一樂師所掌有帗舞羽舞皇舞旄舞

干舞八舞後世如晉書樂志所載有鐸舞幡舞鼓舞隋志所載有鞞舞拂舞巾舞宋志又有杯盤舞此類甚多然則古時或自有弓矢舞之法後世失傳未可以大射儀所言揖讓之節當之也

環拜

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鄭司農云環謂旋也拜直拜也愚按拜訓直拜不知何義疏亦無說環拜二字連文他書亦無所見竊疑拜當作佩佩與拜聲相近故誤也禮記經解篇曰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此經上云車亦

如之卽謂鸞和之音也環拜之當爲環佩以經解篇證之可見又玉藻篇曰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此經上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薺疏引玉藻爲證然則環佩以鍾鼓爲節所謂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以玉藻篇證之又可見

樂出入

樂師樂出入令奏鍾鼓鄭注曰樂出入謂笙歌舞者及其器疏曰凡此笙并瞽人歌者及國子舞者及器皆須出入故知樂中兼此數事也愚按此句之義難通笙歌

舞者皆樂工耳燕禮大射儀並言小臣納工無鍾鼓也至以器言更爲無理燕禮云樂人縣注云國君無故不徹縣言縣者爲燕新之然則樂器本在縣何出入之有大射儀則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射宮無樂縣故須縣之是則有出有入然事在前一日何必爲奏鍾鼓乎且鍾鼓亦器也其出入又何奏乎竊謂此文上云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是指燕射而言燕禮篇曰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其事也燕禮輕諸侯用大夫禮鄭注燕禮工四人云燕禮輕從大夫制也然則天子燕射亦必輕於大射可知大司樂職云大射王出入令奏

王夏此文承燕射之下疑當作王出入令奏鍾鼓燕以燕射輕故不奏王夏而止奏鍾鼓上文所謂小事奏鍾鼓是也王出入誤作樂出入當據大司樂文訂正

帥瞽而廞作匶謚

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鄭注曰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謚愚按先後鄭釋廞字雖異然皆謂爲王作謚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至於南郊而謚之曾子問篇正義引作稱天而謚之謚之爲典至重豈大師帥瞽所作乎今按周禮之內大喪言廞如司裘廞

裘司服廞衣服之類皆謂陳器物此廞字不應有異帥瞽而廞並卽大司樂眂瞭笙師鎛師籥師諸職所言廞樂器也小師職云大喪與廞亦謂佐大師廞樂器也彼但言廞不言作匶謚知廞與作匶謚自是二事作匶謚者爲匶作謚非爲王作謚也匶亦有謚者謚猶號也文選洞簫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兮注曰謚號也作匶謚猶云作匶號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齍幣且有號匶亦宜有號葢卽銘旌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此卽匶之號也尊言之故不曰號而曰謚

耳二鄭皆謂爲王作誠豈當日王爲臣乎知其非矣

祴樂

笙師以教祴樂鄭注曰祴樂祴夏之樂愚按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祴夏特其一耳笙師何以獨教祴樂邪於義難通說文示部祴宗廟奏祴樂也夏有九而古人獨制此祴字許君不云祴夏而云宗廟奏祴樂考祴夏爲賓出所奏鄉飲酒禮在庠鄉射禮在序燕禮在寢而皆得用之則非止宗廟所奏也疑祴樂者宗廟之樂非謂祴夏祴之言該也祴夏之祴儀禮作陔卽其例矣天子宗廟中備六代之樂門外又陳四夷之樂故有祴樂之名

季冬聘王夢

占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鄭注曰聘問也於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因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愚按王有夢當隨時而使之占豈待季冬之月由占夢發幣而問之乎羣臣之夢何與於王而獻之郎云歸美亦何必拜而受之如此之重乎鄭注非是聘猶月令聘名士之聘以禮求之也下文云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曰贈送也疏曰當歲將盡新年方至故於此時贈去惡夢是惡夢可以贈之使去則吉夢亦可聘之使來季冬聘王夢為王求吉夢也故郎繼之

曰獻吉夢于王明求得吉夢即獻之也王拜而受之禮亦宜矣

六官之所登

大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鄭注斷六官之所登五字爲句云其有後事六官又登焉疏曰約劑相續不絕在後六官更有約劑皆副寫一通上於大史以藏之愚按如注疏說則六官之所登文不成義疑有闕文矣上文云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以邦國官府都鄙並言此文有邦國都鄙而無官

府疏曰不言官府此舉邦國都鄙及萬民在外者而言其實官府約劑亦藏之此說非也約劑自出於邦國都鄙若官府則受而藏之耳疑此經本作以貳六官六府之所登六官六府卽上經之官府也有六官斯有六府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並有府六人天官序官注曰府治藏史掌書者然則約劑之藏於六官實皆藏於六府也此文如曰以貳官府之所登則官府二字固周禮所習見矣乃官言六官府亦曰六府學者但知有六官不知有六府遂改六府亦爲六官以致文不成義耳下云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

是大史一職處處以邦國官府都鄙並言此經不應獨無官府六官六府即官府矣

正歲年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鄭注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厤日矣愚按馮相氏之職曰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然則歲年之正否乃馮相氏之職非大史之職也且馮相氏言十有二月即是朔數而言月不言年考周禮之內歲年襍舉並無區別司士掌羣臣之版辨其年歲豈有中

數朔數之分乎大宰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小司徒云及三年則大比豈大宰之大計必計中數小司徒之大比必計朔數乎竊疑年乃衍字本作正歲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正歲二字爲句經中以正歲言者屢矣鄭注小宰曰正歲謂夏之正月是也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十一字爲句序事即馮相氏之敘事序與敘同鄭注馮相氏曰辨其敘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譌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又內史掌敘事之灋注曰敘六敘也是又謂即小宰職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者蓋敘事無一定各以職言之次弟其所

當行之事謂之敘事女史所須之官府都鄙者當與內史同葢大史一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與馮相氏迥殊因正歲下衍一年字鄭注以爲若今作厤日乃以大史而侵馮相之官矣

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御史掌贊書凡數從政者鄭注云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鄭司農讀言掌贊書數書數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法度皆在元以爲不辭故改之云疏曰先鄭所云以掌贊書數爲句讀之下別言從政者

有何意義乎故後鄭以爲不辭而改之愚按先鄭所讀
誠非而如後鄭讀亦爲不辭周禮一書其言凡某某者
皆是發凡起例之義此云凡數從政者似下有闕文矣
鄭以凡數釋之則是宰夫職掌官成以治凡之凡然徧
考全經凡某某者皆非此解後鄭說亦不可從也竊謂
先鄭旣以書數連讀是其所據本作掌贊書數凡從政
者釋文出數凡二字卽先鄭本也其讀則非其所據本
則是今仍從後鄭以掌贊書爲句其解亦從後鄭數凡
從政者五字作一句讀言自公卿至胥徒其見在或空
缺御史皆稽考其數故曰數凡從政者後鄭所解亦自

可用但所據本與先鄭異故以凡數從政者爲句耳從
先鄭本依後鄭解文義明白無疑賈疏既言先鄭以掌
貲書數爲句而云下別言從政者有何意義竟不思經
文尚有凡字抑何疏也

建大赤以朝

巾車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鄭注曰以朝以日
視朝疏曰以日視朝者謂以路門外常朝之處乘之思
按路門外常朝即司士所掌正朝儀之位者也大僕職
云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此亦謂以日視朝
而皆不見有王乘象路建大赤之事日知錄云皇帝輦

出房見叔孫通傳乃秦儀也自路寢至路門外爲地無
多古者必無乘象路建大赤而以日視朝之事疑此文
當作以朝夕據下大馭掌馭玉路以祀齊僕掌馭金路
以賓田僕掌馭田路以田田路即木路皆與巾車職合
戎僕掌馭戎車卽革路不言以戎者因變言戎車其義
已顯故不言也獨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不言以朝與
巾車職異故疑巾車亦當作以朝夕所謂朝夕者朝謂
朝日夕謂夕月也禮記玉藻篇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
外注曰端當爲冕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所服旣爲冕服
之下故所乘亦不用玉路上文玉路以祀自謂圜丘方

澤及宗廟祫祭諸大祀日月星辰爲次祀故朝日不乘玉路而乘象路賈疏於一曰玉路下云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則失三祀之差矣春分朝日如此秋分夕月同之故云以朝夕可據道僕職訂正道僕既言以朝夕又云燕出入朝夕爲一事燕出入又爲一事小臣云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士師云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皆言燕出入不言朝夕是朝夕燕出入各爲一事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盖謂朝日夕月之外王之燕游出入亦用此路猶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田謂用獵巾車職所有鄙謂循行縣鄙巾車職所無蓋巾車職止

舉其大者大馭以下諸職所言皆其本職之事故較詳耳若謂朝夕是王朝夕視朝則恐不然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卒食元端而居不言更出視朝也夕而視朝蓋必有事如聘禮夕幣之類以使者質明將行故出視之非常朝也鄭注道僕云朝夕朝朝莫夕不釋出入蓋謂朝夕視朝出入然其下云其灋儀如齊車者齊右當前齊車凡有牲事則前馬鄭以曲禮式齊牛說之若象路此是朝夕視朝出入所乘則自路寢至路門外有何牲事而得如之乎此可知其不然矣

弊車

巾車歲時更續共其弊車鄭注曰巾車既更續之取其弊車共於車人愚按上文云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毀折入齎于職幣然則弊車之共義可包於上文矣不必更出此文也且弊車亦不得言共鄭注非是職幣曰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鄭注曰幣謂給公用之餘然則凡給公用而有餘者皆謂之幣特設職幣一官以掌之此經弊字即職幣之幣蓋良車散車之類以給公用皆有所餘謂之幣車猶言餘車也受官車者如歲時有宜更續則以弊車共之故曰歲時更

續共其弊車

校人職三言幣馬一云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鄭司農云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其義殊未安且文承大祭祀朝覲會同而言朝覲會同或有當幣處之馬祭祀豈有此乎愚謂幣亦職幣之幣謂餘馬也旣毛馬而頒之恐或不足用故又飾餘馬以待也一云凡賓客受其幣馬賓客得有餘馬者蓋賓客所遺之馬皆自彼國而來道遠恐或有斃者故必備餘馬及禮畢則盡以納之主國故校人受之也又云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蓋彼之使者來旣備餘馬則

此之使者去亦宜備餘馬一受之一共之事之宜也斃

馬弊車一例附說於此

市朝州涂

量入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也元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愚按經言州不言師不得以州字作師字也當從先鄭說但其說未明州讀爲周御覽引風俗通曰州周也益州與周聲近而義通後漢書班固傳周以鉤陳之位注曰周環也齊韓周字還還卽環也先鄭此注云還市朝而爲道

還亦環也以其涂環乎市朝故曰市朝周涂先鄭還字

正釋周字

候人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愚按如此則候人一官由候人自設矣周禮全經無此例也疑此官止名候不名候人襄二十一年左傳使候出諸轘轅國語周語候不在疆止言候不言候人也所謂候人者其徒也徒有百二十人候則分布之四方故曰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詩所謂彼候人兮何戈與祋亦謂其徒候之爲官有上士未必躬何戈祋也周

禮之官以一字名者固少然地官有胥亦一字官名其職云胥各掌其所治之政此云侯各掌其方之道治句法一例胥與肆長兩職相次不因肆長而增其名曰胥長然則侯與環人相次何必因環人而增其名曰侯人也

作大夫介凡有爵者

射人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鄭注曰諸侯來至王使公卿有事焉則作大夫使之介也有爵者命士以上不使賤者疏曰王使公卿有事於會同則射人使大夫爲上介使凡有爵者命士以上爲衆介愚按天子無

介禮有明文故鄭以爲公卿有事作大夫使介介公卿
非介天子也但儀禮聘禮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
大夫擯注曰無士擯者旣接於君所急見之夫旣無士
擯疑亦當無士介且令如注義則云作大夫士介豈不
明白乃云作大夫介又綴凡有爵者四字意旣不瞭而
文亦似未足矣疑介字乃戒字之誤廣韻介與戒並古
拜切裝以聲同而誤也此經本云作大夫戒凡有爵者
作大夫是一事戒凡有爵者又是一事下云有大賓客
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言作又言戒可證此
介字之當爲戒字也下文亦言大夫介者涉此而衍如

其非衍則有大夫介又有士介何止作大夫介不作士介乎

卵鳥

羅氏祭祀其卵鳥鄭注曰其卵可薦之鳥愚按卵鳥謂鳥母說文隹部雄鳥父也雌鳥母也是也古人於鳥獸貴牝故易曰畜牝牛吉孟子有五母鷄二母彘之文郊特牲篇曰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是牲亦可用牝惟其是牝者故當其孕則弗食弗用也今俗謂雄者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正義但引鄭君牧人注以毛中犧牲昭二十三年左傳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

羽完具爲言不言雄者中爲犧雌者可免是唐時猶無此說

古人惟馬則貴牡故詩屢言四牡而魯頌駉篇每章以駉駉牡馬發端則諸章所言皆牡馬也馬取武健故貴牡若其他畜以充鼎實則牡者質剛而牝者柔牡者理麤而牝者細故以牝爲貴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六月二十四日爲淸源妙道眞君誕辰吳人祀之必用白雄雞不解其故及閱陳藏器本草拾遺云白雄雞生三年者能爲鬼神所役使吳人用祀眞君或亦山川不舍騂角之意此則流俗相傳非古人祭祀其卵鳥之義矣

王族故士

司士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鄭注曰王族故士故爲士晚退留宿衞者疏曰故爲士對新升試士未得正爵者爲新士不得留宿衞也云晚退留宿衞者宿衞之人皆不得與凡平羣臣同時出故云晚退留宿衞愚按賈疏全失鄭意鄭注蓋以王族故士爲舊曾爲士今則衰晚已告退也既已告退何以仍有位於朝故又有留宿衞之說明雖晚退而仍留宿衞也晚謂晚年退謂退位疏乃以不與羣臣同出爲晚退則以爲日暮而退朝大非鄭義

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鄭亦以王族故士說之此恐非是司士職明言王族故士此何以無王族二字疑此經故士當作虎士以聲近而誤也下文云軍旅會同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彼言旅賁虎士則知此亦言旅賁虎士

九貉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疏引鄭志答趙商問曰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是後

鄭以四夷爲總目之辭而以九貉充九夷之數愚按說文豸部貉北方豸種孟子告子篇趙岐注云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也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用然則貉之在北自來無異說鄭必畫四夷不數而強貉爲夷誤矣然鄭此說固非無因按貉亦作貊禮記中庸篇釋文曰貉本作貊是也考後漢書東夷傳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二十五年寇右北平漁陽上

谷太原元初元年復與濊貊寇元菟質桓之閒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掠得樂浪太守妻子是終東漢之世東夷濊貊率爲邊患鄭君亦據所見言之耳詩韓奕篇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貊固明明北國也鄭君乃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此即鄭君以貉爲東夷之張本夫以後世變遷之名而說三代古書恐未必然矣

二男三女

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民二男三女愚按此當作三男二女何以明之下文正東曰青州其民二男二女鄭注

曰二男二女數等似誤也葢當與兗州同二男三女若使豫州亦二男三女則青州正承豫州之後鄭何不曰當與豫州同而必探下文兗州爲說乎賈疏曰青州西北與兗州相接宜與兗州同愚謂此正可以說豫州之三男二女下文雍州云其民三男二女豫州之西與雍州接宜與雍州同也

象胥

秋官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以六翟計算上士六人中士十二人下士四十八人愚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

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然則六狄特其一種耳何以象胥之官專爲六狄設乎據司隸職云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而師氏職則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然則翟猶夷耳每翟一人猶云每夷一人非爲六狄設也大約象胥之官無一定之數若依職方氏所列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則上士已三十九人矣未免太多竊意職方氏雖羅列諸種而司隸所掌實止蠻隸閩隸夷隸貉隸以四夷八蠻七閩九貉計之上士二十八人中士五十六人下士二百二

十四人亦爲不少矣蓋此等官在周初亦無定數有來歸化者則增置之有絕不復通者則裁之故但著其每翟員數如此儒者欲於千載後考定其數勢所不能矣

以五刑糾萬民

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鄭注曰暴當爲恭字之誤也疏曰以其上四刑皆糾察其善不糾其惡以類言之故知是恭

愚按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二曰不睦三曰不婣四曰不弟五曰不任六曰不恤七曰造言八曰

亂民是所糾皆是不善者州長云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明言糾其過惡不得云糾察其善不糾其惡也此經上下兩字如皆爲善何必分別言之乎竊謂暴仍讀本字糾力四何鄭未得其解糾者糾其不善也蓋野刑上功而功則以用力不用力爲斷故所糾在力軍刑上命而命則以能守不能守爲斷故所糾在守鄉刑上德而德則以孝不孝爲斷故所糾在孝官刑上能而能則以稱職不稱職爲斷故所糾在職若國刑上愿愿則無可見之迹但糾其與愿相反者而已故國刑上愿糾暴

也

攘獄者

布憲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元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愚謂先後鄭雖有異義而皆與下文遏獄者無大分别疑皆非也攘讀如醞釀之釀釀獄者謂本無大獄而醞釀以成之也遏訟者謂有事欲訟而遏止之也故皆以告而誅之

禦晨行者

司寤氏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鄭注曰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禦亦禁也愚按宵行夜遊同言禁而晨

行別言禦義當有異鄭注非也禦乃備禦之義與易言禦寇詩言禦侮其義相近蓋宵行夜遊固所當禁晨則爲時雖早然旣謂之晨可以行矣非所禁也但行者尙稀慮有寇害故使人捍衛之是謂禦晨行者

誓大夫

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愚按古者刑不上大夫何以於大夫有鞭五百之誓於義未安疑大爲衍字古書於大夫字或止於夫下作二畫如嶧山碑御史夫二臣德是也於是有譌作夫大夫者莊子田子方篇釋文曰夫夫古讀爲大夫是也又有省作夫者晏子春秋問

爲大儆然辱臨是也此經本作誓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讀者不知夫字之解讀謂大夫遂增入大字耳所謂夫
者非大夫也謂役夫也文元年左傳江芊怒曰呼役夫
杜注曰役夫賤者稱役夫或止稱夫哀元年左傳曰夫
屯晝夜九日劉光伯以夫屯爲夫役屯聚夫者別有城
夫非戰士是役夫可止稱夫此誓夫謂誓役夫也鄉師
云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州長諸職亦有作民
師田行役之文此役夫所以有誓乎

䌨

薙氏秋䌨而芟之鄭注曰含實曰䌨愚按䌨無含實之

義釋文曰繩音孕以證反是其字當作𦢺卽古孕字也管子五行篇𦢺婦不銷弃尹知章注曰𦢺古孕字亦或作𪓿太元洮次五曰好𪓿惡粥此作繩者疑字之誤或音同假借也

掌除蠹物

翦氏掌除蠹物鄭注曰故書蠹爲櫜杜子春云櫜當爲蠹釋文云櫜劉古毛反本或作橐他各反愚按杜讀誤也此字當作蠹說文䖵部蠹蚍蠹也從䖵橐聲卽此物也橐符得切櫜古勞切兩音相近故書以櫜爲蠹乃聲近假借之常例杜讀爲蠹則聲遠而不可通矣或本

本作槀則又㯻字之誤也

夭鳥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愚按此官掌射夭鳥何以繼之云若不見其鳥獸雖亦可相兼而文義殊覺參差矣且夭鳥雖可惡既有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何必又設此官射之乎疑鳥為衍字經文止作掌射國中之夭此卽漢世射聲校尉之職漢書公卿表射聲校尉注引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此經云射夭者夭卽妖字以其近乎妖異故謂之妖也妖之為物不出

二端鳥獸其一端也下文云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神又其一端也觀下文言鳥獸言神則知所射者非天鳥矣涉上硩蔟氏職誤衍鳥字耳呂氏春秋明理篇所載天孽甚多如云有鬼投其陴有蜮集其國有游蛇西東有人自天降如此之類庭氏皆宜射之官名庭氏者爾雅釋詁庭直也直則無不正文選西京賦參塗夷庭薛注曰庭猶正也庭有正直之義欲其以正勝邪耳鄭注序官曰庭氏主射天鳥令國中絜清如庭斯曲說矣

呂氏春秋明理篇歷數衆邪有云衆日並出然則淮南

子稱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疑郎庭氏射天所由仿也

午貫

壺涿氏掌除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鄭注於淵爲陵無說疏曰淵爲陵所謂深谷爲陵也愚以此知午貫之制古人蓋用以辟邪兼用以治水明董說楝花磯隨筆云鐵十字在吉安府城南柵門外岸上有鐵鑄一十字題云保大二年五月置重一千三百斤下有潭水時或淸淺又近有人著一書引明人劉嵩子高詩集及李九功愼思錄載明

洪武初江西廬陵地方掘地得大鐵十字架一座上鑄三國吳赤烏年月字高因作鐵十字歌以誌其奇此又在吉安鐵十字之前總之非以辟邪即以治水古人午貫之遺制也先王投四凶族於四裔以禦魑魅此物正禦魑魅者所必用於是其制遂有流入於四裔者而佛家外道借以神其說景教流行中國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即此物也今天主教猶崇奉之而昧其所自其說遂支離可笑矣

掌察

掌交之下有掌察一職注曰闕愚按序官掌察四方中

士八人然則此官以掌察四方四字爲名非名掌察也此下又有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賈疏出掌察四方掌貨賄七字而釋曰在此者蓋督察邦國之事及掌邦國所致貨賄然則賈氏所見經文必是掌察四方不如今本止作掌察也

以飭五材

考工記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鄭司農引春秋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元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懸按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正

義引熊氏云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然則此記以飭五材或即此五庫之材與

部廣六寸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鄭注曰廣謂徑也鄭司農云部蓋斗也疏曰此言蓋之斗四面鑿孔內蓋弓者愚按此制殊有可疑夫部徑六寸徑一圍三則其圍止一尺八寸耳下文曰十分寸之一謂之枚弓鑿廣四枚是每鑿廣四分也弓二十有八每鑿四分二十八鑿則已占一尺一寸

二分而其圜之不鑿者止六寸四分矣又曰鑿深二寸有半兩面鑿之其鑿五寸而其徑之不鑿者止一寸矣然則此部何以能持久乎疑此文當作桯圍倍之六寸倍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者二猶下文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也如此則徑有一尺二寸鑿深對爲五寸其徑猶有不鑿者一尺一寸四圍三尺六寸弓鑿占一尺一寸二分其圜猶有不鑿者二尺四寸八分此部稍可持久矣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輪人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鄭注曰枚一分愚按古書無

謂一分爲枚者說文寸部寸十分也不曰十枚漢書律歷志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又曰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使古以一分爲一枚何以諸書皆言分寸不言枚寸乎疑十分寸之一常作五分寸之一五古文作乂傳寫誤作十耳五分寸之一謂之枚則是二分也下文部尊一枚謂高二分又云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下四枚則部厚二寸依戴前說部圍三尺六寸去弓鑿二尺二寸四分不鑿者猶有一尺三寸六分是尙足以爲固也

其答又難

輈人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鄭注曰登上阪也愚謂鄭注非是登謂登車言大車之轅摯則人之登車難也葢此三節具有次第第一節云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以平地言第二節云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言平地猶可尤難在登阤也第三節云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言登阤猶可尤難在下阤也三節意義相承鄭於首節登字卽釋爲登阪

失其次矣

襍五色

畫繢之事襍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愚按五色乃六色之誤下文明言六色何得以五色爲目儀禮覲禮篇曰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與此正同彼言六色此亦當言六色鄭注曰此言畫繢六色所象知鄭所據本是六色也疏曰天元與北方黑大同小異言天止得謂之元天不得言黑天若據北方而言元黑俱得稱之此葢爲下文而發下文云襍四時五色

之佐以章之謂之巧疏曰上有六色此言五色下別言素功故言五或可元黑共說也此可見賈氏所據本尚作畫繢之事襍六色不然何至下文始曰此言五乎鄭注下文云繢繡皆用五采上言六色下言五采各從本文蓋下文既言四時何宜言五色卽月令春靑夏赤秋白冬黑中央黃也言各有當自不相妨學者習見五色罕見六色又涉下文有五色字改此文爲襍五色誤矣

九卿

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鄭注曰六卿三孤爲九卿愚按

周禮一書無言三孤者且分國爲九而九卿分治之則九卿皆治事之官而三孤者佐三公論道者也非與六卿治事者也至六卿固治國事矣然未嘗分國而治之今冬官雖亡而此外五官皆在何嘗言分治九分之一乎然則此九卿者非特不可以爲三孤並不可以爲六官蓋別有九卿分國而治其位在六官之下周禮專言六官如今六部則例故上不及三公下不及九卿也九卿分國而治皆王城之內治民事者故尊其名曰卿假假之也猶侯國縣令亦得稱公也其名曰卿其實則未必卿以中下大夫爲之卿其官名耳猶秋官所屬之朝

大夫每國上士一人上士而謂之大夫則中下大夫亦
可謂之卿也鄭彼注曰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
而命之朝大夫云是卽其例矣九分其國四正四隅爲
八合中央爲九盡王城之外鄉則有州長黨正諸官遂
則有縣正鄙師諸官而王城中民居綦庶豈可無官治
之故分國爲九分隸九卿而庀人特營九室使爲治事
之所也曰九卿朝焉者非於此朝王也於此治事也古
朝之名通於上下故市亦有朝九卿治事公所宜有朝
名矣自秦置內史以治京師漢武帝改爲京兆尹倘不
疑趙廣漢之徒皆以得名於時而九卿分治之職廢然

宋史職官志開封府所屬有左右廂公事幹當官四人掌檢覆推問凡鬬訟事輕者聽論決明有中東西南北五城兵馬指揮司京城內外各畫境而分領之隆慶間御史趙可懷言五城兵馬司官宜取科貢正途此古者分國而治之遺意歟中東西南北爲五城若益以四關卽九矣

德清俞樾

儀禮上

士冠禮

儀禮士冠禮篇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愚按士冠禮者教繼公以爲士冠其子之禮當從之鄭義以冠者爲士則冠者之父兄容或爲大夫未必其父兄亦士也何以下文主人繼帶鄭又以士帶爲說乎且古人無未冠而仕者內則云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則四十始仕謂爲士也豈有未冠之童得任職居士

位者乎鄭亦自知其未安乃云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不知此本齊語乃管子治齊之法處士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其所謂士實則民也至今相承以士農工商爲四民本此與古所謂上士中士下士之名同而實異豈可以說此經乎賈公彥疏云鄭見下昏禮及士相見皆據士身自昏自相見又大戴禮公冠篇及下諸侯有冠禮夏之末造亦據諸侯身自加冠故鄭據士身自加冠爲目愚謂士相見爲士身自相見是也至士昏禮亦士昏其子之禮古者三十而娶四十始仕則娶妻猶未仕也惟容有既爲士而續娶

者若冠則斷爲士冠其子非昏禮比矣

告事畢

士冠禮篇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鄭注於告兄弟及有司曰擯者告也於告事畢曰宗人告也愚按告事畢不言何人疏謂約上文筮日時宗人告事得知夫上文明言宗人告事畢此亦當同何以沒其文乎愚謂告兄弟及有司者擯者也疏云上擯者請期此即云告明還是擯者告其說是也告事畢即承其文之下若仍是擯者告則與上文筮日不合若是宗人告則經又無文疑此告字衍文也即涉上經宗人告事畢而衍此經本云事

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葢出事畢二字以爲擯者往告之節也

先入

士冠禮篇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鄭注曰先入道之愚按下文每曲揖注云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然則主與賓俱入門主不先入也請以聘禮證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但言揖入不言先入葢有每門每曲揖之禮不得而先入也下文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注云公揖先入省內事也至此始得先入則每曲

揖之前不得先入可知此經云先入又云每曲揖於義難通疑先字衍文蓋涉鄉飲酒禮而衍鄉飲酒禮云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彼經云先入疑此經亦當云先入不知鄉飲在庠唯有一門則主人先入即聘禮之及廟門公揖先入與此經不相當也

公侯之有冠禮

士冠禮篇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鄭注曰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愚按鄭說未知何所本若然則服物

采章混而無辨大亂君臣之義者莫此爲甚矣然則古無公侯冠禮何也曰未冠不卽位也未冠不卽位以有攝主存也葢夏后氏之初去唐虞未遠公天下之意猶有存者君薨嗣子幼則使上卿代聽國政謂之攝主曾子問篇所謂卿大夫士從攝主是也其後大人世及以爲禮於是君薨嗣子幼亦急於卽位而有未冠之公侯斯有公侯之冠禮矣然云夏之末造疑商人一代又不用夏后末造之法故有殷諸君往往先傳其弟後及其子所以然者必其子尙幼故也武王歿成王幼周公不敢循殷制於是成王冠辭見於大戴記從是以往天子

諸侯皆有冠禮矣

納采

士昏禮篇納采用鴈鄭注曰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愚謂鄭注非也觀下文主人對納采之辭但曰某之子舂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並無采擇之義然則納采非采擇也采之本義爲采取說文木部采捋取也詩芣苢篇薄言采之毛傳曰采取也此其本義也納采者納其采取之禮文言之曰采質言之曰取故納婦謂之取妻也主人既許之矣於是又問女之名蓋主人之女容非一人故必得其主名而後可以卜其辭曰某既受

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

而擇之某不敢辭是所謂擇者出於主人之辭而非出

於賓之辭且因其將加諸卜故有備數而擇之言前乎

此者主人亦不必請其采擇也昏姻之禮男下於女觀

禮記祭統篇戫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

人共有敝邑其辭尊重如此豈士大夫之家而輒有采

擇之言乎

納徵

士昏禮篇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鄭注曰徵成

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愚按昏禮有六納采問名納

吉納徵之後尙有請期親迎二禮不得謂納徵是成昏
禮納徵猶納聘也六禮惟納徵用幣葢以此爲聘所謂
聘則爲妻者謂此也不曰納聘而曰納徵徵卽聘也漢
書叔孫通傳秦時以文學徵轅固傳武帝初以賢良徵
凡史漢所稱徵者皆卽是聘故亦以徵聘並言後漢書
姜肱傳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又袁閎傳累徵
聘舉召皆不應可知徵與聘義同說文壬部徵召也從
微省壬爲徵行於微而文達者卽徵之是徵聘乃字之
本義也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又哀二年左
傳吳洩庸如蔡納聘二者皆卽納徵言納幣者實指其

物言納聘者徵聘一也禮記昏義正義曰納徵納聘幣也是爲得之又曰徵成也則襲用鄭義而義轉迂矣

橋

士昏禮篇笲緇被纁裏加于橋鄭注曰被表也笲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橋所以庋笲其制未聞愚按橋爲庋笲之物安用此緇被纁裏者爲果如此說則非笲有衣乃橋有衣耳今按橋者笲之橋也笲之爲物鄭上注云竹器而衣者蓋如今之筥筊籚矣疏謂漢法去今遠其狀已無可知愚謂笲即今所謂籃也玉篇竹部籃大籠也筐也籠與筐上皆有環以爲提挈之用故累箇

文有蠶妾始提筐之句古樂府有提籠行採桑之句籠與筐皆可提其上有環可知古笄之制亦然所謂橋者卽其環也以其形如橋梁故謂之橋衣加于橋則可以覆蓋笄中之物若橋是庋笄者則橋在笄下雖有衣不足覆蓋且爲笄所掩無以見緇被纁裏之美矣

及揖讓入

士昏禮篇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鄭注曰及與也疏曰以主人與壻揖讓而入寢門故訓及爲與愚按與揖讓不得云及揖讓鄭注非是此及字乃因上文有不備之文故以及字包之葢主人請醴後壻必禮

辭主人必固請亦如上文醴賓之例記人因辭繁而略之故曰及揖讓入見揖讓入門以前有此等事也

某不敢爲儀

士相見禮篇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鄭注曰不敢爲儀言不敢外貌爲威儀忠誠欲往也愚按鄭義迂曲恐非也儀當讀爲戲說文我部義己之威儀也墨翟書從弗魏郡有羛陽鄉段注引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於戲陽戲羛音同然則儀之通作戲猶義之通作戲也不敢爲戲必古人常語故魯哀公亦云不敢以儒爲戲此經賓主並言不敢爲

戲正自明其忠誠之意

唯舒

士相見禮篇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鄭注曰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愚按舒則有舒放之義何以爲愼鄭義難通古書唯字每有讀作雖字者禮記表記篇唯天子受命於天鄭注曰唯當爲雖荀子性惡篇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注曰唯讀爲雖並其證也執玉者則雖舒武言雖舒布其武而仍必舉前曳踵以備蹥跲也

賓升席自西方

鄉飲酒禮篇賓升席自西方鄭注曰升由下也升必中席疏曰曲禮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今升席自西方云升由下者以賓統于主人以東方爲上故以西方爲升由下也愚按注疏之義皆不可通賓席在牖前南面則南鄉之席肖應以西方爲上何得反謂之下乎此注義之可疑也介可統於主人賓不可統於主人且主席在阼階上以南方爲上賓統於主人何得東方爲上乎此疏義之未是也阮校勘記曰由下通典作猶上然訓升爲上則於義太淺若讀猶爲由則與玉藻篇鄭注升必由下之說相背矣通典臆改不足據也疑鄭注由

下乃由便之誤蓋是時賓在西階上由西階上升席自
以西方爲便故鄭注曰升由便也記曰主人介凡升席
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由便主人介升席由便則賓升
席亦由便可知此注升由下也爲升由便也之誤即此
可決矣又按下文主人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
注曰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然則賓
之由西方升主人之由北方降同一由便鄭既注彼亦
必注此乃學者習聞升席由下之說改由便爲由下而
疏家曲成之其失甚矣
鄉射禮篇賓升席自西方鄭注曰賓升降由下也疏曰

凡席升由下降由上下文降席不由上者以主人在東敬主人不得降由上又於席西拜便使升降皆由下故云賓升降由下也其文雖是由下其義實皆是由便故愚謂鄭注是由便而非由下也

相者二人

鄉飲酒禮篇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荷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鄭注曰相扶工也每工一人疏曰工四人二人瑟相二人則工二人歌雖不言相亦二人可知以空手無事故不言也愚按經文明言相者二人鄭必謂每工一人注徇疏遂謂空手無事者不言夫使

經文無二人二字但曰相者左荷瑟云云則謂空手者
不言可也今經文明言相者二人矣則此徒相者二人
何以深沒其文乎下云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言授
瑟乃降則此徒相者又不見經文爲不備矣鄭所據者
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
百人眡瞭即扶工者是每工一人之證愚謂此天子諸
侯之制也故大射篇是諸侯之禮工六人四瑟僕人正
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荷
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言相者又言徒
相者則每工一人可知至燕禮用大夫制工四人二瑟

小臣左荷瑟云云不言有徒相者竊疑古者樂工天子八人諸侯六人相者每工一人大夫四人相者二人士二人相者一人儀禮一經天子與士之制不見鄉飲酒大夫禮大射諸侯禮燕禮以諸侯用大夫禮鄉射以士用大夫禮合觀諸篇則諸侯工六人相六人大夫工四人相二人固可考見所以然者天子相工以眂瞭眂瞭有三百人不憂不足諸侯以小臣為之亦不憂不足大夫士則以賓黨之年少者為之賓黨年少者多寡不定故定制之時以一相扶二工取給於事而已鄭必泥每工一人之説轉使經有不備之文非以經治經也

賓出奏陔
鄉飲酒禮篇賓出奏陔鄭注曰陔陔夏也周禮鍾師以
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
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葢建於阼階之西南鼓愚按鄉
飲酒鄉射均士禮也非特無鍾且不言有鼓鄭據大射
篇謂建於阼階之西然則本篇何以無文乎竊謂鍾師
以鍾鼓奏九夏天子之制也其賓九夏不必定以鍾鼓
奏之鍾師職又云凡祭祀饗食奏燕樂鄭注亦謂以鍾
鼓奏之考磬師職鄭注燕樂者房中之樂賈疏云即關
雎二南也此經上文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蘩采蘋鄭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疏云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夫燕樂本不用鍾鼓而亦可用鍾鼓則九夏本用鍾鼓而亦可不用鍾鼓鄉飲鄉射賓出奏陔疑亦堂上之瑟堂下之笙磬合奏此詩不用鍾鼓也觀燕禮云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鄭注云鍾人以鍾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己用賜脯以報之大射儀文同鄉飲鄉射均無此文若以鼓奏之則賓出亦宜以脯賜之矣即此可知士禮之不以鍾鼓奏陔也

鄉服

鄉飲酒禮篇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鄭注曰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愚按鄉射篇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鄉服朝服兩經分晰甚明注乃合而一之疏家曲成其說非也鄉服實非朝服上文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曰賓介處士賢者疏曰玉藻云大夫素帶士練帶居士錦帶弟子縞帶鄭以居士在士之下弟子之上解爲道藝處士此處士亦名君子然則賓介本即玉藻所謂居士錦帶者其帶與大夫不同則其服亦宜有異即所謂鄉服也孔子對哀公曰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此正可以說鄉服之義何得合鄉服朝服而一

之乎下文主人如賓服以拜辱大夫而服鄉服者尊賓之故蓋鄉飲酒禮以大夫而行士禮又何不可以大夫而服居士之服也

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

鄉射禮篇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疏曰此爲衆習禮不專爲己故一辭卽許愚按某不能謙詞也爲二三子許諾許詞也賓固不辭而許非一辭而許也所以不辭者上文云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賓禮辭許鄭注乃請句曰請告也告賓以射事然則賓於主人之請已禮辭而許之矣至此司射請射又何

取矢不索

鄉射禮篇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鄭注曰索猶盡也愚按因矢不備而復求矢不得言不盡鄭義非也詩泮宮篇束矢其搜毛傳云五十矢爲一束是矢必束之下文云大夫進坐說矢束是也弟子取矢亦必五十矢爲一束玆則因矢不備而復取之不必一束故命之曰不索索者所以束矢也即繩索之本義以索束矢卽謂之索猶以繩縮版卽謂之繩爾雅釋器曰繩之謂之縮之是其例也

不貫不釋

鄉射禮篇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鄭注曰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愚按不中正自無釋算之理何煩司射命之乎大射篇曰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鄭解梱復曰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然則不貫者卽謂梱復蓋矢雖至侯還復墜地不得爲中必貫穿布侯方爲釋獲故曰不貫不獲也鄭注考工記曰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是則鄭意正如此但於此注言之不備耳

大夫之矢

鄉射禮篇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鄭注曰言
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敖繼公曰周官鄉師職曰黨
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然則古之射於
學宮者其射器亦皆公家共之此大夫之矢未必大夫
所自有也但於衆矢之中取乘矢而兼束之即爲大夫
矢矣愚按鄭謂矢有題識此必不然之事敖謂皆公家
所共得之矣然如其說任取乘矢而束之卽謂之大夫
之矢則亦太無理矣竊謂大夫之矢與士之矢固應有
別周禮司弓矢曰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
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夫弓既不同矢宜有異不然則强弓弱箭不能命中矣考工記亦有此文疏曰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當天子弓唐弓大弓往來體若一當諸侯弓夾弓庾弓往體多來體寡當大夫弓士則六弓之外弊惡之弓考工記又曰危弓爲之安矢安弓爲之危矢疏曰危弓則夾庾安弓謂王弧之類危矢摋恒矢安矢據殺矢然則大夫所用爲夾庾諸弓當用安矢此所以知其爲大夫之矢也必兼束之者非徒備之實亦各有所宜耳

公命長

燕禮篇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鄭注曰命長

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愚按鄭君此注殊有可疑下云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注曰卿爲上大夫不使之者爲其尊然則媵爵不使卿而此注乃兼卿言之可疑一也經云命長注言選長幼可使者注與經不合疏云案下文大夫長升受旅是長幼次弟非專最長則此命長非最長是長幼之中可使者也愚謂此與下文不同下言長升言長者升而幼者從之盡受旅酬者衆故使序齒而升耳若此媵爵者止有二人非使諸大夫皆媵爵也不得以下文比且如下文君命長致自謂命長者一人致豈謂長幼皆致乎可疑二也鄭君此注疑

後人竄改經云命長自謂於大夫中命長者二人下云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此二人卽長者也若如注義謂選長幼可使者則但言公命選可矣何必言長幼乎

以我安

燕禮篇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鄭注曰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愚按注義迂曲非是以猶爲也見定十年左傳注君曰以我安猶君曰爲我安言爲我請安於賓也

執大燭

燕禮篇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愚按大

燭卽庭燎詩庭燎篇毛傳曰庭燎大燭是也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鄭注曰墳大也樹於門外爲大燭於門內爲庭燎詩疏引之謂文散則通然則執大燭於庭卽是庭燎固無疑義周禮鄭注大燭庭燎並言樹是樹之於地非人所執也此乃云執大燭竊疑庭燎非可執之物本當云甸人爲大燭於庭與閽人爲大燭於門外一律因涉上文庶子執燭司宮執燭之文而誤耳古者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據周禮甸師有徒三百人疏謂天子藉田千畝借此三百人耕耨故多然則諸侯藉田百畝甸人之徒計不過三十人一

庭燎以一人執之侯伯子男猶可公則不給矣故知此執大燭當作爲大燭也

士喪禮胥爲燎于中庭鄭注曰燎大燋疏曰古者以荆燋爲燭故云燎大燋也或解庭燎與手執爲燭別云大者對手執者爲大也然則大燭之不可執有明證矣

爲政請射

大射儀篇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鄭注曰爲政謂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愚按司馬政官而名之曰爲政然則宗伯禮官卽名之曰爲禮司寇刑官卽名之曰爲刑乎鄭注殊未安也政當讀爲正爾雅釋詁正長也故古

謂官長爲正昭二十九年左傳木正曰句芒杜注曰正官長也字通作政昭十四年左傳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杜注曰孫伯黶晉正卿是大政即大正也此云爲政請射政者正之叚字爲讀去聲乃相爲之爲非作爲之爲蓋此請射者爲司射即射人也射人爲大射正之屬上文大射正擯注曰大射正射人之長然則請射宜大射正爲之而此經上文云擯者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則是時大射正已由擯者而改爲司正矣司正不得請射故由射人請之而射人賤不敢云由己請故其辭曰爲正請射見此請乃代其長請之也

下曰留

大射儀篇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鄭注曰留不至也愚按矢行太下非不至之謂留當讀爲流易繫辭傳旁行而不流釋文曰流京作留葢古字通也詩七月篇七月流火毛傳曰流下也是古語謂下爲流故孟子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此經下曰留卽下曰流也

閽人爲燭

大射儀篇閽人爲燭於門外愚按燕禮篇閽人爲大燭於門外此無大字疑有闕文王氏經義述聞引嚴氏唐石經校文以彼經大字爲衍竊謂不然鄭注曰庭大燭

爲其位廣也夫庭中之位固廣而門外之地更廣乃庭中爲大燭門外不爲大燭此不然者一也上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几燭皆言執葢小燭可執大燭不可執故變執言爲也燕禮篇甸人執大燭愚以爲當作爲大燭此經亦當同之然則閽人爲燭必是大燭若燭則止當言執不當言爲其不然二也周禮司烜氏共墳燭庭燎鄭注曰樹於門外曰大燭樹於門內曰庭燎然則庭中大燭本名庭燎其亦稱大燭者散文通耳大燭之名專爲門外而設若此經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大是衍字則大燭之名反爲門內所專鄭何以

云樹於門外曰大燭乎鄭君作注時燕禮作閽人爲大燭大射儀作閽人爲燭已如今本鄭君依文詮釋不加訂正葢以既言爲燭必是大燭從可知耳乃後人不據燕禮以補大射儀之闕文而轉據大射儀以刪燕禮大字賈氏作疏其所據本已如是故其說云此閽人爲大燭於門外者亦是大燭在地者上大字衍文葢以經止言爲燭故云亦是大燭也閽人句雖闕大字而閽人所爲必是大燭則賈氏固知之葢門外必宜大燭燭而言爲又必是大燭學者當以燕禮補大射儀勿以大射儀刪燕禮也

及期夕幣鄭注

聘禮篇及期夕幣鄭注曰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愚按鄭注是也葢是時行期已定矣經文所謂期卽行之日也如明日爲行之日則於今夕陳幣而視之故曰及期夕幣王氏經義述聞以期爲衍文非是故爲辨正之

出辭玉

聘禮篇擯者入告出辭玉鄭注曰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疏云致尊讓鄉飲酒義文彼爲賓主三辭三讓是致尊讓此辭玉亦是致尊讓之事無三辭者

文不具亦當三辭也愚按若有三辭則經文當具言之
如士相見篇主人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
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
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其
辭對之辭皆詳載之此經何以略而不言乎辭玉下卽
云納賓則無三辭明矣蓋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辭玉
納賓當連讀主君命擯者出使之辭玉卽使之納賓辭
玉處而納賓實也賓聞納賓之命則竟從之而入而辭
玉可不對矣故經文不載賓對辭也疏謂有三辭非是
卽敖繼公以此辭爲禮辭賓對則擯者復以入告而出

糾賓亦與經文不合至成十二年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主人三辭則杜注明言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此有爲爲之非禮之正故西乞術終請致之而襄仲遂有國無陋矣之歎若禮本當三辭則西乞術不過依禮而行何足見其不辱君命之美乎

大夫止

聘禮篇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鄭注曰止不降使之餘尊疏曰凡賓主體敵之法主人降賓亦降今賓降使者不降者使之餘尊雖合降而不降愚按鄭注非是聘賓在主國其分固尊主國使來之大夫豈得以尊自居

而示異於賓主之常禮乎蓋所謂主降賓亦降者如鄉飲酒禮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賓降注曰從主人也又云賓降洗主人降注云亦從賓也皆指降階而言此言降堂則非降階也公食大夫禮降盥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賓止也注曰皆者謂受醬受湆受幣也主人三降賓不從蓋受醬受湆受幣皆降堂而非降階故賓不從疏云賓不降者雖賓主敵以主人降堂不至地故賓止不降也此說得之疑降階必從降堂不從乃古人行禮之通例也

禽羞俶獻比

聘禮篇禽羞俶獻比鄭注曰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愚按全經之例凡兩事相同者或言亦如之或言如某禮未有言比者鄭注非是比者次也周禮田僕職及獻比禽注曰比種物相從次數之此比字義與彼同言凡禽羞俶獻則比次其物而陳之也上經云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惟無常數故宜比次之